

## 淮安多名庖 治鱔尤有名

淮安軟兜只取「筆桿青」（小活鱔）的背脊下鍋，講究要用熟豬肉以旺火炒製而成。但是豬肉一涼就會凝固，影響口感，所以上桌就要趕緊趁熱吃。合格的軟兜一定得「鱔如其名」，鱔身不能切得太短，用筷子夾起時兩邊要自然垂下，就如小孩的肚兜帶一般。

胡家花園的軟兜是一道讓人讚不絕口的佳餚。鱔魚嫩滑而不爛軟，色澤光亮，蔥薑蒜和料酒蓋了腥而適量的胡椒又提了鮮，薄薄的艾汁裹着濃濃的醬料浮在軟兜表面，妥妥的「米飯殺手」。連帶我來這品嘗美食的號稱很久沒吃過米飯的南京前輩都忍不住來了半碗。

江淮地區的鱔美食其多樣性和烹飪技法那可是流傳甚久了。在徐珂編



▲淮安軟兜

撰的三百萬字的《清稗類鈔》中的清朝「吃貨寶典」《飲食類》記載道：「淮安多名庖，治鱔尤有名。且能以全席之餚，皆以鱔魚為之，多者可數十品。盤也，碗也，碟也，所盛皆鱔也。而味各不同，謂之全鱔席，號稱一百有八品者。」足以見得這「小暑黃鱔賽人參」的長魚在江浙滬餐桌上的「頂流」地位。

但凡是招待來南京的客人，一定也少不了金陵菜的標誌性代表，「舌尖上的非遺」——久負盛名的鹽水鴨。無論是大街小巷上的「黑珍珠」還是「蒼蠅館」，都能見到它。

循着鹽水鴨的腳步，在老門東附近的Cinnamon Café發現了金陵鹽水鴨特調，年輕的咖啡師以啤酒和冷萃咖啡為底，加入了熱情果汁並配了一片鹽水鴨，看似很跳tone的搭配其實就很符合南京的氣質，歷史相貌與現代風格水乳交融地和諧碰撞着。

（金陵美食之二）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 有聲書初體驗

習慣了在地鐵上，或是通過Kindle或是通過手機來閱讀電子書，之前一直有朋友推薦有聲書，說是在通勤過程中聽有聲書很好，一直沒有機會嘗試，今天突然想起，就在巴士上隨手打開一本書來聽。

第一個感覺就是名副其實的「讀書人」聲音真好聽，加上降噪耳機，「讀書人」用渾厚而清澈的聲線，憑空創造出了一方寧靜而舒適的天地，將車廂內的喧鬧與嘈雜完全阻隔在外。突然想起不久前在網上看到的一句話：「我在人群中是如此孤獨，孤獨得好像是P（Photoshop）上去的。」現在的情況有些類似，不過我並不是被動的、苦澀的孤獨，而是主動選擇的、讓自己心神清明的抽離。在聽書的過程中，我的身體雖然還在車廂之內，但心智卻隨着聲音神遊天外。

最初的驚艷過後，就逐漸發現其中的不足。對於我而言，最大的問題就是節奏。原本我可能幾分鐘就看完整版的文字，現在變成語音要由「讀

書人」一個字一個字讀出來，可能要近十分鐘。太慢了，實在是太慢了。而且，有些對話和內容，都是屬於「聽了前半就可以準確腦補後面一半」的內容，如果是文字，我早就跳過去「一目十行」了。有聲書還要硬着頭皮一直聽完，有好多次，我都忍不住要快進，或者乾脆看文字。

但轉念一想，這樣的感覺其實並不適用於每個人。現代社會，通勤時間動輒半小時一小時，對於原本就用那段時間閱讀文字的我而言，有聲書除了增加一些娛樂性和趣味性之外，對於效率的犧牲實在太大；但對於相當一部分原本在通勤期間半夢半醒，打個瞌睡就虛度了的人而言，有聲書或許是充分利用時間的一個很好途徑。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 為何作弊

任教多年的美國資深英文教授James Lang寫過一本專著《作弊的教訓》（Cheating Lessons: Learning from Academic Dishonesty），專門細究學生作弊的原因。他分析，以下容易引發作弊：老師過分強調成績，考試結果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外在驅動成功而個人覺得成功的希望低。也就是說，外界壓力太大，個人能力不足，卻偏偏覺得成績不好天會塌下來，不免就要走歪門邪道。為此，Lang建議教授們從根源上解決作弊問題：強調學習的過程而不是結果；幫助學生將新舊知識結合起來，循序漸進；提醒學生要提前準備考試或論文，不要因過分自信貽誤戰機，臨陣磨槍不可行。

疫情期間，美國不少大學採用遠程教育，我校從去年八月開學以來一直都線上教學。線上教學的一大難點是如何準確評估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掌握。如果是討論課，可以看學生論文寫作的水準，也能讓學生開卷考試。教外語課，強調頻繁小考，重複記憶，可以採用口試形式，但不能全都採用開卷的筆試。但網絡監考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哪怕學生誠信為本，考試中也有時會出現網絡問題，影響發揮，不利於堅守公正、公平、保護隱私的教學原則。

Lang此書的最大看點還不在於作者強調治本，平時就杜絕作弊誘因，而是他以學生需求為中心，放低身段的循循之心。人都差不多。除了極端個別，絕大部分普通人都有私心雜念，也都有善意惻隱心。制度建立好了，就不必用最高道德標準考驗人性，而能潤物無聲，舉重若輕，引導大家做好事，做善事。教學如此，治理一地、一國又何嘗不是如此。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 學外語

古人常用「三更燈火五更雞」形容求學之苦。我們這個年紀的人，起早貪黑的學習記憶大多與背單詞、學外語有關。學海泛舟，誰還沒有過一兩本單詞書呢？近來，有人提出應該減少外語學習，舉了一些理由，其中之一是翻譯軟件越來越高明，又何必在外語學習上花費那麼多時間呢？這話當然有一定道理。比如，走出國門，只要有一款靠譜的翻譯軟件傍身，尋路、購物的簡單需求，基本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語言是交流的工具，卻又不僅於此，它還是文明的載體。喜歡讀譯著的人，總會挑剔譯者，就像善飲者講究酒的年份。同一本外文原著，不同的譯本，風

味可能完全不同。有的生澀無比，好像吃了個不熟的李子，一口咬下，連連嘔吐，已嫌太遲；有的卻清鮮可口，如醇茶美酒，叫人停不下來。記得以前讀王小波的《我的師承》，文中比較了查良鏞所譯《青銅騎士》超越其他譯本之處，還讚揚王道乾譯的《情人》文筆之妙。不過，再好的譯本，也無法百分百還原原著之神韻。如果是詩歌，翻譯的難度當然更大。許多人認同「詩無達詁」，「文無達譯」也是同樣的道理。更何況當下的翻譯軟件還有頗大的改進空間。

從文明交流的終極意義上講，翻譯始終是「不得不為之惡」。因此，多掌握一門語言，自然也就離整體意義上的人類文

## 紋身

朋友打算紋身，並仔細分享她的動機和圖案設計。我沒有紋身經驗，也不打算紋身，但有一個情境歷歷在目。某次在地鐵車廂遇到一名外籍男士，基於禮貌沒仔細打量他的面容，只知對方魁梧矯健，扼着扶手的右臂有力粗獷。本來在香港遇到外國人不足為奇，但我實在無法自控地盯着那人的前臂，因為整個範圍是一個由黑、白、灰三色紋成的耶穌像，乍看像是一樁大理石柱，上有立體浮雕，色澤的漸變和光影皆極度仔細，非常立體，卻不會令人心生寒意。由於圖像的大小、構圖、用色、面容、神情都與手臂的皮膚和肌肉出奇配合，仿若與生俱來，渾然天成。若不是多年前的往事，我可能會以為那是電腦打印的。然而，當下我已確定那紋身必

然出自功力非凡的大師手筆，因為眼前的圖像情感充沛而動人，活現受難與慈愛的神聖，就算不信奉基督，也會如在博物館看到偉大的雕塑，一邊讚嘆作品的恢宏脫俗，一邊佩服作者的匠心獨運。

那數個車站的路程，我目瞪口呆，不斷想像紋身的過程，師傅與客人雙方究竟要有多大的信任和勇氣。紋身一針不能錯，一刻不能分心。落針那人身心皆要定，皮膚下皆是血肉，不能如紙張般扔棄塗改；受針那人也須全然交託，將無比的痛楚化作享受，以忍耐換取期待的成果。試問經歷多少階段，花費多少時間，付出多少心思，才能成就那樣震撼人心的作品。

我非常後悔當時沒向那陌生人道出讚

## 追憶香港電影院

早春的香港電影業甚是傷感，軟件和硬件都分別有所缺失。軟件即是人才，資深演員吳孟達因病去世。大部分媒體稱呼「達哥」為喜劇明星，我卻認為他是性格演員，任何類型的角色都演得入木三分。硬件當中包括電影院，觀眾常到的UA院線不敵疫情而無法經營，一夜之間宣布全線結業，職員無奈失業，影迷為之嘆息。

小時候我已愛看電影，雖然家境清貧，但媽媽仍肯買票給我進電影院。小學四年級住在旺角唐樓，媽媽買票讓我一個人去油麻地戲院觀看李小龍主演的《龍爭虎鬥》，散場後媽媽在戲院門口接我回家。多年之後，該戲院成為歷史古蹟，現

在我會經常造訪觀看粵劇。

其他很多舊戲院卻沒有如此幸運，能夠繼續為觀眾提供服務。少年時我家搬到觀塘，於是我經常造訪裕民坊的兩家戲院：「寶聲」和「銀都」。它們都在觀塘市中心，前者放映各類商業電影，後者會放映一些當年較冷門的內地電影。那時候我什麼電影都愛看，不管它是來自香港、內地抑或外國。另有一間「觀塘戲院」在市中心另一端，後來曾改名為「富都戲院」，年少好奇的我曾與同學一起在該院觀看早場色情電影。由於仍然在學，故此我會乘巴士去新蒲崗的「麗宮戲院」，那裏專門放映票價便宜的二輪外國電影，我

## 旗艦樂團主席辭職的思考

本欄上周提到香港管弦樂團（下稱「港樂」）董事局主席劉元生，在位十一年後突然辭職。宣布之低調，不少香港音樂評論界同行看過本欄才知悉。香港義務公職大多以六年為上限，劉氏早於二〇一四年完成六年後，轉任副主席，一年後再任六年主席任期，原於明年屆滿，現在以「個人理由」辭職，頗讓人意外。

據港樂市場推廣總監鄭禧怡來電告知，去年十一月樂團董事會改選時，劉元生仍任主席。但到了今年初他從海外回港後，決定辭職，主要是在疫情影響下，希望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畢竟已經年近八十，更珍惜健康、天倫。他仍擔任



董事局成員至今今年十一月改選為止。

認識劉元生多年，二〇一〇年更曾一起獲政府頒授「嘉許狀」，表揚在文化藝術的貢獻。劉氏是位成功企業家兼小提琴家（附圖），早於六十年代擔任業餘時期的港樂

首席，指揮是他的恩師富亞（Arrigo Foa）。後來富亞被林克昌替代，把港樂帶進職業時期，劉元生也離開港樂，另立業餘樂隊，包括香港空樂團、香港愛樂團等，都由他贊助兼任主席和樂隊首席。

劉元生重回港樂，已經是二十一世紀，首先擔任時稱監察委員會成員，二〇〇八年出任主席，為期六年，其間進行改革，例如改名董事局、取消名譽顧問等。二〇一二年成功請來梵志登擔任音樂總監，為展示新紀元，棄用樂團四十年前由民間投票選出的龍頭標誌，另立引來不少爭議。

劉元生一改樂團主席傳統，事親力親為，本為好事。但卻助長

## 望而卻步

們個個緊張得無以復加：就算是自己沒有去健身房，誰知道同僚中有沒有人去過？一起吃飯的「有緣人」是不是「密接」？我的幾個工作群裏，大家紛紛發言：這兩周千萬不要再約飯了，放工就趕緊回家！

可是，讓人失望的是，政府出台的新措施，僅僅是要求在健身場所一直佩戴口罩。健身中心環境密閉，空氣流通本就不好，人又在劇烈運動中加大了肺活量。我們的城

市不是第一天抗疫，在公眾場所戴口罩，已然成為每一個人的習慣。可為什麼到了健身中心這樣「高危」的地點，戴口罩竟然還成了新鮮的措施？

我也是中環某健身中心的會員。春節後，政府一下子放開健身場所，我去了一次，看到很多不戴口罩的健身人士，實在是讓我望而卻步，就不再去。私教與我WhatsApp溝通時大力鼓噪：「你要來健身啊。」我回他：「我可不

明更近一些。如果某一天，我們學習外語，不再是為了求一個飯碗，而是為更自如地了解別樣的文明，外語學習大概會逐漸走向藝術和審美教育的境界。我想，如果說外語教育需要改革，這才是方向和目標吧。讓翻譯軟件來代替外語學習，反映了智能社會裏的某種思維方式。確實，智能社會是時代趨勢。不過，對人類的能力來說，人工智慧可能是一種延伸，也可能是一種取代，可能是賦能，也可能是去勢。結果究竟如何，取決於我們的選擇，學外語只是一個例子。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美，更後悔沒鼓起勇氣問他紋身的來由。然而，我知道每個紋身圖案都有它的意義，每個顧客都有他的動機，每個師傅都有他的故事；因緣際會，三者構成了某君皮膚上的烙印。我不興趣紋身，但我接受紋身（又名刺青）的文化藝術內涵和意義，那不只是身份的識別、單純的裝飾及與黑道幫派有關的符號。故此，我尊重紋身，也認為每次紋身前應先清楚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決定後就要一往無前，不單將圖像紋在皮膚，也要把其精神意義刻在心裏，日後努力活出嚮往的樣式，才無負過程中的痛和勇。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一、四見報

獨個兒看過《獵鹿者》、《現代啟示錄》等戰爭電影，同學都覺得我怪怪的。

另外亦有些「環頭環尾」或「屋邨」戲院，例如「金茂坪」、「油塘」、「順利」，當年各區都有小型戲院，街坊民眾隨時可以選擇電影而觀看。

這些戲院全都在時代巨輪之下消失了。本來電影工業屬於商業營運，應由自由市場調節其存活生態，但是疫情影響經濟市道，特區政府可以特事特辦，提供不同方法盡力協助電影院渡過難關。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奉承文化，尤其是第二個六年任期時，部分樂團成員對一些本來是藝術行政問題，直接向主席游說甚至施壓而得逞。前年突然解僱藝術策劃總監林丰，就是例子之一，為了讓即時離職，不惜支付六位數字的賠償。

如果要正本清源，港樂必須改善管治文化，增加問責和透明度，尤其是對社會負責，因為樂團每年接受超過九千萬元的公帑資助，因此樂團上下要問責的，不是對樂團主席，而是廣大納稅人和愛樂者。當然政府在監督公帑運用上也責無旁貸。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敢，那麼多人健身時不戴口罩，太危險。你們健身中心管都不管。」他振振有詞：「政府說了，在健身場所可以不戴口罩。」

現在健身場所爆發，疫情反彈，政府終於要求必須戴口罩，但注定導致健身中心生意大減。如此抗疫，幾時能贏？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